

論語古注集箋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

吳 潘維城學

衛靈公弟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問陣直刃反本今作陳

箋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史記孔子

世家作問兵陳說文陳列也从支陳聲陳鱣曰今作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對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

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末事本

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也

集解○釋文○孔子對曰

荀卿等傳云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後漢書光武

帝紀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者四書考異曰蓋云

軍旅未學雖有對辭仍未對兵陳也姐說文云禮姐

也豆古食肉器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

豆謂之登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鄭

皆豆也

曰糧糧也釋文絕糧音糧鄭本作糧明日遂行論

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與去魯待放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行復如

陳論語後錄曰夫子以哀公二年去衛絕糧在四年

蓋思陳者二年耳其三年則魯季康子召冉求孔子

在陳思歸與江氏年譜合拜經文集曰史記孔子世

家因孔子居衛居陳時久事多遂殺敵三次第一敘

季桓子受女與孔子行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

衛將適陳過匡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去衛

過曹過朱過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居陳三歲去
陳第二覆敘過蒲遂適衛靈公怠於政孔子行趙簡
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使人召孔子孔
子欲往孔子擊磬有荷蕢過門第二覆敘孔子既不
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反乎衛主蘧伯
王家靈公見飛雁仰視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
陳自陳遷蔡細繹其賦然不案第二番敘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遂適衛靈公聞孔子來喜問蒲
可伐乎孔子曰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
孔子行是也且卽第一番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王家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
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去衛
是也第二番敘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欲
往孔子擊磬於衛卽第三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
西見趙簡子反乎衛主蘧伯王家是也案左氏傳哀
二十五年衛侯輒出奔將適蒲拳彌曰晉無信不可
杜注蒲近晉邑世家亦言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蓋
孔子過蒲欲適晉見趙簡子仍反衛在此時矣又明

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史公嚮往至聖博采眾說以申
宗仰之旨且彼此互見正明其爲一事也蓋孔子去
魯卽適衛去衛卽欲適陳而中有過匡過蒲趙簡子
伐中牟佛肸召將西見趙簡子仍反衛居衛月餘乃
去衛過曹過宋過鄭諸事方適陳遂至濡遲三載
而中有過匡過蒲反衛去衛過曹過宋過鄭下大書
曰孔子遂至陳明自過鄭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也
復如陳亦對將適陳立文明以前皆將適陳而未果
至是乃復如陳也詎禮記正義檀弓篇用世家文刪
去將字改適爲之云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下又
云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云反乎衛復行如
陳是顯以孔子三至陳矣朱子論語序說引世家文
更誤云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涿鄒家適陳過匡還
衛主蘧伯玉家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
反乎衛靈公不能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
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遂成三適陳
四適衛矣蓋由不知史記將字之意而輕刪之又

知史記復字之意而誤解之遂致斯誤又孔子去衛
過曹去曹過宋去宋過鄭宋世家鄭世家十二諸侯
年表皆作過宋過鄭是也孔子實未嘗適宋適鄭也
今世家作適宋適鄭者字之誤禮記正義亦引作適
宋適鄭則在唐初已誤矣孔子初適衛主顏濁鄒去
衛復反乃主蘧伯玉史公恐人不了故每提必敘主
者如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又過
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又還息乎陬而反乎衛
人主蘧伯玉家兩言主蘧者明先後一事也又云過
蒲蒲人止孔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此
亦主蘧蒙上可知又孔子以哀元年至陳居陳三歲
年六十一後自陳遷於蔡三歲年六十三爲魯哀公
六年時厄于陳蔡之間楚興師來迎遂自楚遷蔡自
蔡遷陳自陳反乎衛魯以幣迎孔子卽歸老於魯安
得於反衛之後有復如陳之事乎其說與兩家異要
亦本史記融會分辨似可從論語述何曰孟子曰君
子之居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絕
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糧鄭本作

棖而訓為糧者棖糧釋言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

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鄭曰濫竊也

慍紆問反見賢遍反箋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斯濫力暫反鄭云云呂氏春秋孝行覽曰孔子窮

於陳蔡之閒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召之入子貢

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為子貢言與此不同濫說

文作慍云過差也久女監聲論語曰小人窮斯濫矣

九經字樣論語小人窮斯濫矣今經典相承作濫賈誼

書道術云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易繫辭困德

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遭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德於是別也史記世家此下接子貢色作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吾與對曰然

與音餘下非與箋女史記世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也與同箋家作爾

古亂經學危言曰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反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敢強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子一以貫之言子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列貫之斯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多學之方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

謂之少於知德者也

集解○釋文
論語筆解曰此

漏當在子路愠見下文一段經義雜記曰此與王注合潛夫論德化篇云孔子稱知德者尠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

已矣

釋文而治直吏反夫何音符

箋詩卷阿箋言任賢故逸也漢書董仲舒傳亡爲而治者其

舜禹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管子乘馬篇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曰伯論語後錄曰舜無爲故帝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詩卷阿箋引恭作共無矣字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注鄭曰萬二千五百

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

集解

○釋文行篤下孟反下行不篤敬亦同
蠻貊亡白反說文作貊云北方人也
箋史記弟子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晏子春秋篇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雖蠻貊之邦行

矣弟子傳邦作國矣作也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
猶行焉鹽鐵論崇禮章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

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

前在與則若倚衡軛也集解○釋文參於所金反注同在與音餘倚於綺反注同

夫然音扶扼音扼本今作軛經義述聞曰參可訓直墨子經篇

也包注參然在前釋文參也此參於前謂相直於前

文參所金反皆未安子張書諸紳釋文紳衣裳篇

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

子曰直哉史魚史魚釋地又續曰襄二十九年衛邦有史狗史鰌並史朝之子史爲氏

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論語後錄曰詩其直如矢夫子此言之本也說苑雜

言篇仲尼言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君
祝而敬鬼直能曲於人漢書貢禹傳注言其壹志
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

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也集解○

而眷免反注同不與箋君子哉蘧伯玉左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

音預不忤五故反史狗史鮪公子蒯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維

城案札以伯玉爲君子而木嘗實指其行故夫子特

爲表之又案伯玉仕靈公似非在有道時然夫子稱

其以仲叔治賓客則無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是

靈公非不知人者又列友傳仁智篇衛靈公與夫人
夜坐問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
曰知此謂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
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
孝子不爲昭昭發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
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

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是非惟靈公知伯玉夫人亦知伯玉矣此伯玉所以不卷而懷之也此夫人非南子南子列女傳於璧嬖靈公之所以不亡其賴此夫人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釋文知者音智箋中論貴言篇君子必貴其言貴

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鬲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論語後錄曰失人所謂隱失言所謂趨義與三愆章通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箋無求

害仁卽孟子所謂舍生取義也楚辭懷沙賦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亦此意殺身成仁論語補疏謂皇邢兩疏引比干夷齊固矣實不必盡甘刀鋸鼎鑊也舜勤眾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菑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卽是殺身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

梅福傳引利作厲論語古義曰古文論語利作厲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論語後錄曰厲古以爲旱石厲厲其器者所謂於石上創之也詩鄭箋曰善其事曰工許齊說工巧飾云工者已善矣梅福傳注工以喻國器利器以喻賢才維城案漢書多今文疑作厲者今文作利者古文也事其大夫之

賢者友其土之仁者經傳考證曰事與友特以位別之仁亦賢也史記管晏列傳晏子謂趙石父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不仁即不賢之謂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趙注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仁則空虛也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志引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引時作正易姤象傳

后以施命誥四方虞注復震二月東方姤五月南方巽八月西方復十一月北方皆總在初故以誥四方也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夫子傳彖象以皆用夏家月是改復爲十一月姤爲五月矣論語後錄曰有夏時亦有殷時周時夏時春以人爲正殷時春以地爲正周時春以天爲正三代革命應天順人故改正而月從之陳寵所稱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者是已後世儒者說春秋有夏時冠周月之論是於古制無所依據難信之矣又曰周雖改正亦兼用夏時如詩七月流

火六月北伐禮春頒秋刷春蒐秋獮是也又周書解
 周月以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亦是夏時周禮
 稱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歲終以十三月為正歲
 十二月為歲終先王遵夏時之明惜歟乾鑿度日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比物此志歟過庭錄元年春王周
 正月解曰周禮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鄭康成說中數
 日歲朔數曰年中數者日數凡十二月之中氣於是
 乎出朔數月數也晦朔弦望於是乎成春夏秋冬之
 序以日所次為紀班固述博士義謂四時不隨正朔
 變周書周月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
 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云我周致伐於商
 改正異攝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
 夏焉然則所謂正歲年者以中數正朔數也事者授
 時巡守祭享之事也秦漢以後太史正歲年之法廢
 故或以秋為冬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而生
 長收藏舊訓咸失貽於風謠及於紀載并沿訛於儒
 者之說經由太史之失官也既有元有春而後有王
 董仲舒言王者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正王

道之端云爾春秋以王上承天故繫王於春而繫正
於王春秋之名卽太史正歲年之法孔子之所摘取
則春秋之義天法也其不隨正朔而變所謂天不變
也正月以下皆王之所爲故有三統而史之文用之
凡商周之書稱月者未嘗繫時又代所流傳商周彝
器其銘詞皆史官所書皆稱月而不繫時以繫時則
文不順也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爲
五始以解春秋之經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分爲
不書卽位以各爲一條非連續而讀則辭得參差也
或難曰子所言之義皆今文家言說左氏者恐不然
答曰左氏之書史之文也於春秋之義蓋闕而不言
故博士以爲不傳春秋學者求其義舍今文家末由
也且左氏獨言周正月以見正月以下爲史官之文
未嘗以春爲周之春則亦以爲不變是雖不傳春秋
而循文求義亦不侔也論語述何曰春秋于郕河陽
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郎春言狩周正月夏
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郊正月譏
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令在禮記文簡而有

無窮春秋法其等用其忠也論語埃賢曰此爲周後
言之也鄭注尚書堯典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尚書
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
冬月爲正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爲三所以通
三統立三正又曰三統三正也若循環環周則又始
窮則反本也是以知帝王之受命必改正朔不相沿
襲逆而溯之堯之前高辛氏必建寅又其前高陽氏
必建子凡建子後必建寅也周正建子則繼周者自
當建寅故子曰行夏之時是據繼周者而言非謂長
行夏歷久不改也蓋建寅得四時之正雖建子建丑
之朝其出令行政必率由之周禮謂之正歲故堯典
歲二月東巡守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幽
風七月之篇明堂月令所紀皆夏正也

乘殷之輅

注馬曰殷車曰大輅

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集解○釋文之輅音路本亦作路越席戶括反

論語

後錄曰殷車曰大輅大輅木輅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來路周路也注大路木路來路玉路

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案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此五路旂物遞降木路最簡易故春秋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周以之田漢以之祭漢改周制以大夫之言歟又攷司馬彪輿服志秦并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孔子所謂乘殷之輅者也劉昭曰殷人以爲大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殷曰桑根秦改曰金根然則桑根非金根矣論語釋故曰虞夏之時止一輅至殷而有三周則有五明堂位曰鷩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虞夏之路此外無間郊特牲曰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爲先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云玉路亦曰大路金路亦曰先路顧命所陳是也此周天子之禮魯之郊天不得用玉路故用殷之大路明堂位曰是以魯君乘

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曰
大路殷路也乘殷之輅當是用殷三路木路以祀先
路次路以賓朝之等也史記殷本紀贊引孔子曰殷
路車爲善蓋本此論語述何曰謂貴其質夫子善殷
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輅經傳皆作路論語族質曰
說文解字輅車輪前橫木也則非車矣後人改論語
之路爲服周之冕注包曰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
輅誤矣

也取其鮮纁充耳不任視聽也

集解○釋文鮮纁禮

弁師掌王之五冕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
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自先王則裘冕自先公饗
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羣小祀則玄冕論語後錄曰夫子稱服周之冕者
服此冕也古者冕前後蓬延前有旒旒十二玉大戴
禮所謂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者蓋衮冕十二旒用玉
百四十四鷩冕九旒用玉百八毳冕七旒用玉八十
四希冕五旒用玉六十玄冕三旒用玉三十六叔孫

通作漢禮器制度以五采繅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
後謂之遂延是誤旒爲卽遂延矣鄭康成注弁師言

衮冕二百八十八 鷩冕二百一十六 毳冕二百

六十八希冕五百二十女冕五七廿二每冕用玉增

筆著蓋因漢制以勸孫通之說而議興實乃筆至後

上而一石以朱劣白劣青劣黃劣劣五五行勝數

長月二司有虞氏而祭夏后氏牧而祭殷人舜而

祭罔入。晁而祭。圭云。晁。晁也。畫。羽飾。則莫。夏。莫。

之是則名皇收尋矣禮器曰禮有以文所貴者天子

之見朱綠藻十有二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土三注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云

天子上有五旒亦夏殷制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有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言

弁無旒也男案弁直旒三采以孤其綬四變全命之七

命之曰大命而夫無尤焉

江承云天子用朱繡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

九旗太無另七旗五旗月之上下大夫士信服三旗

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禮之善釋故又云冕
旒有二前後有旒者歐陽說也鄭氏從之有前無後
者夏侯說也江永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云古者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禮緯云旒垂目續塞耳王者
示不聽讒不視非也前旒義取蔽明則無後旒可知
論語述何曰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
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論語後錄曰夏以忠教殷以
敬教周人以文教夏時所謂忠也殷轂所謂敬也周
冕所謂文也樂緯稽耀嘉樂則韶舞左襄二十九年
云顏淵尙二教者以此樂則韶舞左襄二十九年傳
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
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此以加於此矣
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樂無如韶舞者
子故終以此告顏淵也陳祥道禮書曰學者之事始
乎詩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
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
舞孟子言仁義智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四書釋地三續曰吳公子札觀樂以歌始以舞終舞又以文武始以韶箏終論語述何曰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釋文遠佞人于

聲白虎通禮樂篇云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樂

記正義引異義云今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

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許君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羣經

義證曰莊十七年公羊傳疏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

君同皆謂鄭重其手而音淫過非鄭國之鄭也鄭既

與服同指殆勝許氏之單說矣又鄭聲卽樂記鄭音好濫淫志亦非鄭詩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內諱

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於定公十四年去冬

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遠佞人白虎通誅伐篇佞

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爲
魯司寇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
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漢孝元帝紀
荀悅曰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
極也論語述何曰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
來之義聖人所與其制作者惟顏氏之子博文約禮
用舍行藏獨薦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
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論語發微曰此陳明
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配五精之帝行五行
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
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
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
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夏正月王正月不脩
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
之始董生書曰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
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
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
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

氣以著時應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
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
雪冬至大寒間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又曰亦越我周致伐于商云云故周公作明堂月
令首孟春之月卽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巡守皆用建寅卽明堂之法
白虎通引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云云白虎
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
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
夏數不隨正朔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
故冠之以春董生有云春者天之所爲云云此行夏
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
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
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時乃名之矣考書廿八
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
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
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白
虎通云

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後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書一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清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擎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收斂按之名義四時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輒以孟秋爲孟冬孟冬爲建子季孟冬爲建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輅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云云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

祭天乘殷之輅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
貴其質也鄭注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
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
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鄭注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又
曰戴冕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天之大數不過
十二按被袞象天之義與堯典虞書所載同亦春秋
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
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
不必如鄭君引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曰樂則韶
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
春秋去周之正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符公羊傳曰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
下太平然後乃至尙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
拊石百獸率舞此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子謂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
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永盡善也鄭注

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
太平此明韶樂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
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
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
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厯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
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
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欽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
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
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
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
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
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仁君克己復禮則
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
燕女溺志溺音趨數煩志齊音放辟僞志此四者皆
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
登四者之音鄭聲其最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
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
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

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蓋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楨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嚴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皆謂遠佞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慮而預防

也集解易未濟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說文慮謀思也故注以慮爲思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釋文好德如好色並呼報反下

章好行

音同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釋文者注鄭曰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與音餘

惠

文選陶徵士誄注

箋

柳下惠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姓展

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註淮南子執割滌皆不以柳下爲邑與鄭義異高誘以邑名列於後一解莊子盜跖釋文亦云一曰邑名四書釋地續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顏觸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柳下當在齊之南魯之北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又曰謂居柳下者意展禽亦如李伯陽生而指李樹因爲姓耶魯記又據荀子成相大略篇注亦云居柳下謂魯地無名柳者展季卑爲士師亦未必有食邑當是因所居號之錢塘梁履繩左通補釋曰余於乾隆己酉孟夏至曲阜過宋家營有柳下惠墓豈卽春秋之柳下乎據閭百詩謂古人多葬於食邑梁說是也攻惠爲公子展之後其有食邑或是世傳之邑耳維城案惠其私諡列女傳賢明篇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乃誄

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憐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還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門人從之是其證不然惠爲上師安得有諡哉文仲知而不與立者羣經義證云左傳宣十八年臧宣叔怒曰子欲去之許請去之注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此十一年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此兩世皆爲司寇獨文仲無文古者仕有世官文仲蓋居是位而子孫因之文十八年傳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是文仲告文子皆舉其職言之無禮則誅司寇責也文仲居是官微見於此則惠爲士師實爲其屬日相從事材與不材必無不悉夫子故探其實曰知獄無遁辭矣

羣經識小亦云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已爲之或爲
司空而兼司寇也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
與文子同升事正相反也論語述何曰在魯言魯前
乎夫子而學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
罪與三家者同春秋於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
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文仲柄
政若罔聞知慝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
卒餘事曾不一見於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
賢病國之臣不若遄死之爲愈矣釋史曰魯國之無
治也世卿柄政而公室不張臧孫蔽賢而展禽伏處
於下位屬有疆場之事則談言可以卻強敵要信足
以孚鄰國以抵齊侯請信必取信於柳下惠是也亦
唯柳下惠是問彼肉食者安往乎故惠之三黜不足
以損惠之聖而魯不用惠非惠之不幸是魯之不幸
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釋文遠怨
箋
經義述聞

云躬自厚者卑且厚真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
皇疏引蔡謨云厚者厚其德也失之春秋繁露仁義
法篇引此文人作外論語述何云
春秋詳內小惡諱外小惡之義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陸賈

新語辨惑篇孔子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注鄭曰魯

讀慧爲惠今從古

釋文言小慧音惠魯讀云云

變

慧說文云懷也又云懷慧也段

注方言愈或謂之慧或謂之僚郭云慧僚皆意精明是則小慧者猶云小才小智也魯讀慧爲惠者論語古義云漢書言昌邑王清狂不惠義作慧是慧惠古通陳鱣曰說文解字惠从心裏聲裏重文轉云惠或从慧亦引漢書爲證讀書叢錄曰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李善注論語曰好行

小惠從

魯讀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注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也孫以出之謂言語

也

集解○釋文為質一本作君子

義以為質鄭本略同孫以首遜

義以為質鄭本略同孫以首遜釋文知陸氏所從古本作子曰義以為質無君子二字鄭康成注本同一本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為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鄭本略同略字蓋衍四書考異曰孝經三才章引無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注包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不知己也

集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中論考

偽篇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語曰知錄曰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乾初九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又曰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阮元名說曰古人於天地萬物皆有以名之故說文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然則古人命名之義任口耳者多任目者少可見矣名也者所以從目所不及而以口耳傳之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

集解○釋文不爭爭訟之爭

箋

禮記表記云君子不矜而莊注矜謂自尊大也疏云莊敬也言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也維城案表記注疏則不矜屬君子言莊屬人言宜君子無有矜焉者而此乃云矜而不爭故包注訓矜爲矜莊孟子公

孫丑篇趙注矜敬也矜訓敬莊亦訓敬二字義同也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

可以言舉人也

集解言逸周書芮良夫解以言取人人飾其言

不以人廢

言

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言有可采

不以人

廢言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注包曰所譽輒試以事不空譽而已矣

集解○釋文誰譽音餘下

及注漢書藝文志注言於人有所稱譽者輒試以
同事取其實效也魏志胡質傳引無也者矣字
漢書藝文志谷永傳
辭宣傳無者矣字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也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

云直道而行也集解漢書景帝紀贊注言此今時之

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論語稽求篇曰此言舉錯
之當公也後漢永平間詔下公卿大夫議郡國貢舉
有云夫人才少能相兼故孟公綽優爲趙魏老而不
任爲滕薛大夫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之
故也陰試也劉昭注韋彪傳曰彪引直道而行者言
古之用賢皆磨勵選鍊然後用之謂必試而後用也
又後漢谷永薦薛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皆引此作用人解論語述何云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于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

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漢書景帝紀贊引此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以字論衡率性篇非韓篇引三代下皆無之字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注包曰古之史於書字有疑

則闕之以待知者也

集解漢書藝文志曰古制書必解箋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

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有馬者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

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注包曰有馬者不能調良則借

人使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

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

集解○釋文借人子夜箋論反注同今亡矣夫音待

後錄季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此借人乘之說也包說未是論語發微曰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

四曰五取五曰六書孔子言執御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異史籀爲別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書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曰史篇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云云其引論語史之闕文與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宣王教學童書也論語之史或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枚曰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耀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蹟而不可

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也論語補疏亦云史闕文屬書借人來屬御此孔子爲學六藝者言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注王曰或眾阿黨

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集解○釋文眾

惡之鳥路反注同眾好愛潛夫論潛歎篇孔子曰眾之呼報反比周嘏志反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

焉好惡字上下易置風俗通義正失卷
孔子曰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也

集解漢書董仲舒傳引有也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箋

穀梁傳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

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漢書宣元六王傳注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箋

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之不如升高而博見也荀子勸學篇無孔子曰字餘同潛夫論讀學篇引此文下接耕也餒在其中云云二章文連讀爲一經讀考異曰此凡兩讀一讀以思無益句一讀以思屬上二句自吾嘗以下十二字作一氣讀無益另作一讀義並通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

而與不學故饑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饑餓勸人

學也

集解○釋文餒在奴罪反餓也

箋

潛夫論釋難篇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

之本也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敢問

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羣相程於學何如潛夫曰

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

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

也又讀學篇連前章釋之云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

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

專昭其

重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也

集解○釋文知及音

魯注及

箋

論語脩求篇曰盧東元曰此篇有天下國

下同

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下文

微之不莊動之不以禮皆有位者之事孳經室集四

書紀問疏主天下國家說紀問謂得者得乎天下國

家也失者失乎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蒞其言明

白無疑注疏以居天下國家也曰民敬曰莊蒞其言明

官爲言其說未盡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

民不敬

注包曰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也

○釋文蒞之說文無蒞字當作逮說文逮臨也不

音利又音類

箋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卽爲政篇臨之

以莊則敬之義

善也

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

集解○經室集云

謂不動民以禮也維城案鄭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見釋文釋文下章無音卽接吾見蹈字不知父在章在此章之下抑在下章之下今無可考陳鱣古訓本增父在章於此章之下未知何據況釋文明曰古皆無此章則不必增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

大受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集解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與仁皆民所

仰而生者也仁最爲甚也集解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

未嘗殺人者也

集解○釋文吾

踐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易子夏傳貞正也說文諒信也

於義不以復言爲信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讀書志引蜀石經作

子曰有教無類

注馬曰言人在見教無有種類

集解○

種章漢書地理志勇反

變引無作亡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釋文爲謀于僞反

變鹽鐵論愛邊章引

者難與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子曰辭達而已矣

箋

潛研堂答問曰三代之世諸侯以

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羣經義證亦據聘禮

記謂爲當時邦交之辭而發

師冕見

釋文冕見賢遍反

箋

漢書人表師冕顏師古注卽師免

文豈唐初論語有作免者與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

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箋某在斯禮記少儀云其

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卽引此文爲證論語偶記曰道瞽卽是相師子曰相師之道少儀云道瞽亦然然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知此是古禮矣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汪馬曰相導也

集解鄭曰相扶

也

釋文道與音餘相師息亮反馬云云鄭云云

箋相師周禮春官樂師令相鄭司農曰瞽盲者皆

有相導之者故師冕見云云曰相師之道與維城案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此於瞽者爲尤切逸周書太子晉解師曠曰請使瞽臣往孔晁注師曠晉大夫無目故稱瞶又禮記少儀云瞽曰聞名鄭曰瞽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此皆瞽者自名之證其實瞽者有相亦必以名詔之故論語師冕見孔子舉階席及在坐之人一一告之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第十六

釋文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釋文顓音專臾音瑜顓臾附庸國也見於賢遍反

箋

左傳二十一年傳顓臾風姓方輿紀

要顯與城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南十里曰南
武陽城論語述何曰伐顯與不書於春秋者封內兵
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維城案後一說是也否則
春秋當大書特書曰季孫斯帥師伐顯與左哀十一
年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三發不對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
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
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而明
年春書用田賦卽其例也況三傳皆不載此事則其
間夫子言而止也必矣田賦不與子路並見孔子者
其時未再仕季也或疑史記無子路再仕魯事毛奇
齡據哀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繆來奔季氏使子路
要之而子路請辭爲夫子反魯後山再仕季之證又
引韓非子季孫相魯子路爲郕令魯以五月起眾爲
長溝子路挾粟而餐之孔子使子貢覆其餐季孫讓
之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而先生使餐將無奪肥之民
耶謂伐顯與是康子事肥爲康子名爲山求其仕康

子之有證維城謂此不必求諸他經傳卽下文子云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云云由苟不仕季夫子曷爲與
求並責耶況山亦必不肖並見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

夫子矣

此事理之至易明者

過與

釋文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釋文

與音符

下今夫疾

變

東蒙主四書釋地續曰東蒙山

夫夫如是並同

變

名卽書之蒙羽其詩之奄有

龜蒙之蒙也

自元和志誤析爲二謂在沂州費縣西

北八十里者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者東蒙山

相距僅五里余以漢地理志蒙陰縣注曰禹貢蒙山

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證其爲一山是也讀

書記曰費在蒙之陽魯以費爲東郊故謂之東蒙論

語後錄曰主爲之神主也鄭語曰主茅蜺而食溱洧

是其義維城案左傳二十一年傳祇言祀有濟不言

主東蒙者猶此祇言主東蒙不言祀有濟也一就川

言之也就

且

山言之也

在邦域之中矣

釋文邦域或作封

諱邦改爲封非也尙書敘邦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
有上邦下邦縣字如封字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明
此邦域亦當爲封域也九經古義陳鱣說同論語竝
質曰說文解字邦从邑半聲古文對作𡗗从土半聲
聲同故字同也維城案說文邦國也封爵諸侯之土
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或邦也从口从戈以
守一地也域从或又从土據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此則邦域同義從封字爲長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
爲變周禮大司徒注引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
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附於諸侯故
在魯邦域之中而爲社稷之臣也論語述何曰成王
錫魯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
萬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
於春秋其大小未詳何以伐爲經傳冉有曰夫子欲
釋詞云爲語助也蓋言何用伐也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注

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

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集解○釋文

同度己

箋

周任漢書人表於文王時與辛甲竝列上

待洛反

傳昭五年傳並引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其言是能立言者

相矣注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

用相爲也

集解○釋文焉用於虔反相箋後漢書安

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二句誤倒則將

且爾言過矣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

檻也櫝檻也失毀非典守者之過耶

集解○釋文虎

戶甲反於橫音獨下同。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楹。三王傳正作匣，是唐初本同。橫作匣，論語後錄曰：依義，橫應作橫。魏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作匣，匣二句倒置，與文三。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王傳引作也。

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之邑也。

集解○釋文於費悲

位反。固，說文云：四塞也。段注：四塞者，無罅漏之謂。注同。周禮：夏官掌固，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

固，野曰險。顓臾爲附庸國，故曰固。固而近於費，水經

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論語發微曰：書費

誓曰：淮夷徐戎並興，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

地，費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二

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爲隘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

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南，故孔子以爲在邦

域之中也。四書釋地又續曰：前漢志：顓臾國在泰山

郡蒙陰縣蒙山下，費縣爲魯季氏邑，則屬東海郡杜

氏通典總收於沂州費縣下曰有蒙山有東蒙山有
顓臾城余讀鄙注沂水條云沂水從臨沂縣東流逕
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
故城南案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耳故曰近

今不

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釋文必爲子孫憂本

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疾夫音符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

釋文舍曰音捨

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

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當是總二句約舉均說文云平徧也蓋均

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曰政教均平則不患貧矣

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甯不傾危也

集解箋漢書

引三無字作亡論語述何曰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
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

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
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
之是以財不匱而上
下相安故易治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

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釋文離析里歷反

箋論語後錄曰遠人謂徐邾之屬非指顓臾也國語

曰荒服者王有不至則修德故上言修文德以來

之四書釋地又續曰遠人似謂邾考哀公元年冬伐

邾二年春秋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

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

子或曰魯擊柝聞于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遠

曰蔽國則遠人矣維城案遠人蓋對顓臾而謀動于

之近言之不在邦域之中卽爲遠人耳

而謀動于

戈於邦內

釋文邦內鄭

箋

十說文作戢云盾也戈平頭戟也攷工記注今句子

戰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

曰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

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之家臣陽虎果囚

季桓子也

集解○釋文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於蕭牆之內云蓋毛包周無於四書考異云世行本正依此四家蓋氏毛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均莫審悉蕭牆爲屏禮天子內屏諸侯外屏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論語偶記曰蕭牆之內魯哀公也不敢斥君故婉言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實憂魯君疑已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蓋其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隱憂顓臾世爲魯臣與魯倚角故爲此謀夫子此言所以誅季氏之心也維城案方說是也鄭謂伐顓臾在陽虎未執桓子以前則由求未嘗與陽虎共仕季氏而經文明言由求攷求之得志於季氏在哀

公十一年清之役勝齊以後是

季孫當指康子而非桓子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

鄭曰亦謂幽王之後也

周禮序疏

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

侯始專征伐

詩黍離正義

~~箋~~

孟子沈同章章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道之正也白虎

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宋翔鳳曰詩節南山正義曰雨無正云斬伐四國箋云天子諸侯於是更相侵伐謂厲王時也河水箋云諸侯出兵妄相侵伐謂宣王時也則諸侯征伐久矣而此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專征伐者兩盾雖殘虐無道尙能治諸侯但明不燭下致使擅相伐滅故詩人舉以爲刺至於平王微弱不能禁制諸侯專行征伐無顧忌

故此以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始也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論語述何云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自大夫出五

世希不失矣

論語述何曰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

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於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蔽匡考古錄曰左傳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注以三世爲文子武子平子四公爲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杜預解左傳之世不數悼子以未立爲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由文而起數至桓子爲四世也其云五世希陪臣執不失者亦孔子據理而言非必定指季氏也

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陽氏

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也

集解○釋文陪臣蒲回反陪重

直龍變陪臣執國命錢塘馮景解春集云孔子不言反變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者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辱主第相闕於門之內而已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東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潛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于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邠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賈

王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
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
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
也而蒯叛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
不書第書盜竊寶王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
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
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
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
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
備焉論語述何曰南蒯公山不擾陽
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論語述何曰議謂春秋上譏王

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輦帥師仲遂遂如晉季
孫宿遂入鄆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
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疾其末
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困學紀聞曰古者士傳言諫

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於是是有欲毀卿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指微矣論語偶記曰議者圖議國政若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亦可備一義其由上文大夫推之而以爲陪臣亦庶人則非果爲陪臣夫子必不謂之庶人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也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

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

集解政

逮於大夫四世矣

注鄭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

集解

○釋文政逮音代一音弟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國公矣杜注三

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孔疏云不數悼子

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二年傳

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命爲卿卿必再命乃

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始如齊蒞盟其年

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

祖也潛邱劄記云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

年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成十六年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皆謂文子若武子始專

國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政將

誰歸乎韋經補義論語偶記羣經識小竝據昭二十

五年傳注爲說補義謂注不數桓子則非其數文子

則是識小謂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

矣此論蓋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

則文平武桓也其謂五世數哀公而不數宣公與諸

家異非也解春集又據左傳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

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公燭也四公矣爲政逮四世之確證亦以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顧棟高春秋魯政下逮表敘曰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左氏春秋經傳之末閔年一百九十三魯之執政其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閔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爾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乘意如兇惡之後遭陽虎幾死僅而得免創鉅痛深乃始用孔子以銷弭禍患孔子建墮三都之議叔季二家墮費墮郕譬之虎穴虎出而羣狼據之虎亦不得歸墮其穴非特公室安私門亦安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十二月孟氏不肖墮成哀十五年成宰公孫宿叛入于齊踵南蒯及侯犯之後聖人之言始驗明年孔子亦卒使孔子久於其位當能感慨孟氏使漸就約束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文釋

故夫箋論語述何曰魯小於齊晉而三桓又同姓世音符箋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韓

趙魏之分晉

故曰微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注馬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集解

文便辟上婢綿反下箋便辟之字凡四解馬注云云婢亦反注及下皆同箋讀辟爲避也釋文辟婢亦反

讀辟爲辟也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

蓋出鄭康成注疏又云世閔有論語音便辟爲便

僻者非鄭氏之意卽指釋文音此讀辟爲譬也漢書

佞幸傳贊曰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

者三友此讀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集解善柔公

辟爲嬖也友善柔注馬曰面柔者也集解善柔公

年傳疏謂口柔面柔體柔友便佞注鄭曰便辯也謂

之屬與馬義異蓋鄭義也

佞而辯也

集解○釋文○便佞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佞乃定反

便說文作彌云便巧言也

論語曰友彌佞論語後錄

曰便僻是恭者也

善柔令色者也便佞巧言者也

恭是謂體柔詩云

令色是謂面柔詩云威施巧

言是謂口柔詩云

蓬蓬蓬蓬不可使倂威施不可使

仰夸毗則不成威儀真可謂損友矣

子路損矣

所稱習肩諂笑病于夏畦者此類是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

釋文三樂五教反下不書者同

禮樂

公羊莊十二年傳注引此章疏云言樂節禮

音岳

樂者言樂得禮樂之節漢書貢禹傳引作君

子樂節

樂道人之善

公羊莊十二年及其大夫仇牧傳注役反覆發傳者樂道

人之善也疏云

謂口道之道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釋文音洛

樂下宴樂同樂

佚遊

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知節也

集解○釋文佚遊木亦作逸音同

筦公羊莊十二年傳疏言樂佚遊者樂欲遊從維城案卽書所謂慢遊是好也樂宴樂損

矣漢書成帝紀注燕樂燕私之樂也燕宴通公羊莊十二年傳疏言樂宴樂者樂欲安樂而好內

維城案左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釋文酖直蔭反莊三十二年飲酖釋文音

鳩本亦作鳩晉語韋昭注鳩鳥一名運日其羽有毒

漬之酒而飲之立死左僖十七年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管仲故以宴安耽樂比之酖

毒而以爲不可懷此卽夫子列於損者三樂之意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釋文三愆爾雅讐過也說

作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謂不安靜也集

魯讀躁爲傲今從古釋文躁早報說文無躁字說

躁字躁傲疊韻字鹽鐵論孝養章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本魯論陳鱣云讀躁爲傲者未與言及而先自言

之是以所知傲人也繫辭傳云言及之而不言謂之

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瞢注周生日未見君子顏色

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瞢者也集解○釋文之瞢音古趣鄉木

又作箋荀子勸學篇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

不傲不隱不瞢韓詩外傳四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瞢

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瞢言謹其序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釋文少之詩照反在鬪箋邢疏老謂五十以上

文衰字爲訓不用曲禮七十曰老之義其實王制云

五十始衰則方衰而非既衰正古人命爲大夫之年

豈反造人貪得之際而用之乎禮疏謂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可證無五十以上爲老之理孟子梁惠王篇七十者衣帛食肉又云老者衣帛食肉亦足明老是七十也淮南子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卽此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鄭曰大人謂天

子諸侯爲政教者

儀禮士相見禮疏

經傳考證曰士相見

注大人卿大夫也

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注

大人謂

諸侯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大人忠失而惑杜注在位者維城案諸注

無兼言天子諸侯者惟乾爻利見大人集解引干寶

以九二謂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九五爲武王克紂正

位之爻又象辭見龍在田德施普也荀爽云大人謂

天子見據尊位臨長羣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又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荀爽謂大人造法見居天

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又革九五大人虎變

未占有孚馬融注亦以舜與周公爲言而荀爽文言

注又謂龍喻王者虎喻

國君皆足證明鄭義

畏聖人之言變命篇父者子

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

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

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

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

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以國邑

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閒者州國人民甚者不得繫

國也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閭盜而已無名姓

號氏於天地之閒至賤乎賤者也其尊至德巍巍乎

不可以加矣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列序位

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閒且愚莫不昭然

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親故爲之諱而謂

之齊仲孫夫其父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

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

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

受命於君辭而出疆雖有社稷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妾不奉君之命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人不言反是也曰不奉順於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蹶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厚薄而災有萌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

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達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小人者異指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釋文狎大

注鄭曰狎慣

忽之言慣見而忽也

書大禹謨正義

侮聖人之言

釋文

侮聖人

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人不畏聖人言師古注此文引論語也侮古侮字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初學記引揚方五經

知之乎答曰聖人二儀既判縣象列曜八節俯仰玄黃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瞻天爲師用醒己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

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讀書石勒載記所謂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無兩也字顏氏家訓勉學篇

同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釋文忿芳粉反思難乃旦

反

書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視聽貌言爲九思之四又益以色爲事焉疑爲忿焉見得焉者溫爲三變之一敬爲百事之統審問爲博學之繼以及懲忿窒慾皆君子學問之所存故非九不足盡君子之思而非思不足貫此九者也忿思難者論語後錄云吳祐曰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顏淵篇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其不思難

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

釋文如探吐南反

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引見善二

湯漢書劉向傳注云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有馬千駟春秋哀公

五年齊侯料曰卒八年左氏傳鮑牧謂齊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杜注有馬千乘使爲君也論語偶記據此謂卽景公之千駟經傳攷證又據孟子必千乘之家趙注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是則有馬千駟蓋謂大國諸侯耳釋地又經謂諸公馬之畜是官者非也民無德而稱焉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功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注引德皆作得論語語可考曰此舊本是德字並無別本作得者卽注

也故此章正義云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爲稱蓋謂卽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

陽山在河陽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

朱解○

坂音反華山如字又戶化反李善注引古史考云夷齊于首陽

山採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

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首陽山名史記正義首陽

山凡五所漢書王吉傳顏師古注伯夷歌登彼西山

當以隴西爲是固學紀聞謂首陽在蒲者得之四書

釋地曰水經注云河北縣雷首山潞有夷齊廟闕

駟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松

柏蔚然攢茂坵

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上有

首陽山齡軒

夷齊廟兩說並

存亦莫能定求古錄曰曾子制言中

篇云夷齊居河

濟之閔莊子讓王篇云夷齊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言北至於首陽則首陽當在蒲坂之北雷首南枕大河不得言北也況論語言首陽之下是首陽二字名山非言首山之陽也蒲坂雷首山一名首山不名首陽則謂首陽在蒲坂者非也唐國卽晉國晉始封在晉陽卽夏禹都至穆侯遷于翼在今平陽獻公居終亦屬平陽詩所詠首陽卽夷齊所隱之首陽也平陽爲堯都又黃帝所葬二子所願居其地近河濟又在蒲坂之北與曾子莊子所言皆合但其非在河濟之閒意二子先居於河濟後乃隱於首陽史記云武王東伐紂夷齊叩馬而諫蓋在孟津之地孟津正當河濟閒是夷齊去周尙未隱首陽而居於河濟之閒也又云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夷齊恥之隱於首陽山探薇而食遂餓死是武王克商之後乃隱於首陽山也故曾子言居河濟之閒而不言隱首陽莊子言北至於首陽明自河濟閒而北去也首陽之在平陽可無疑矣四書釋地辨證據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謂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

當在盟津首陽當不甚相遠斷以在洛陽東北者爲是蓋本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恐不足據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

王曰此所謂以

德爲稱者也

集解○釋文謂與音餘

箋

稱文選東征賦李善注云或爲祠論語述何曰

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經學危言曰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因未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與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維城案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維邑夷齊薄之饒于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不然而用干戈爲不孝以臣伐君爲不忠是夷齊隱居求志而君臣父子之道爲民立極焉孔說是也惟以爲弟子之言則史通雜說篇引齊景公節上加子曰字當以子言爲是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

馬曰以爲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富有異也

集解○釋文陳亢音剛又苦浪反

箋陳亢說

論語有陳亢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

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

鯉退而學禮

釋文鯉音甲

箋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

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

異曰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

也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釋文之遠于萬反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

小童鄭注自稱於諸侯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小童若云未成人也正義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

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

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又云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

何明當扶進夫缺婦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

論語曰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况

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論語後錄曰：年十五曰童。稱小童謙若未笄者然。又曰：古者生稱夫人，死稱小君。赴於諸侯則稱寡小君。議者以春秋書夫人定姒卒葬我小君定姒，寡小君不祿是也。研六室雜著曰：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拜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占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傳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損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况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

論語之誤也四書考異據問禮注疏謂大饗之禮雖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既貶者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論語述何曰春秋正適姜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姜子爲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終